



雪莲花香



雪蓮花香

《新草地》编辑部编

四川民族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刘 平

封面设计：李文忠 叶瑞泽

雪 莲 花 香

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6 印张 9 插页2 字数130千

1983年8月第一版 1983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600册

书号：M10140·75

定价：0.68元

1983年，是闻名国内外的雪山草地——阿坝藏族自治州成立三十周年。随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日益发展，它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由封建农奴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。今天，她的优秀儿女，正在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努力奋斗。一个繁荣兴旺的新阿坝，正在朝气蓬勃地向前发展、壮大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文艺战线上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涌现了一批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的藏、羌、回、汉等族的优秀作者。他们深入实际，努力学习，辛勤写作，已发表了一批具有相当艺术水平的文艺作品，受到了藏羌等族人民的欢迎，获得了好评。收入这本集子的十二篇小说，十七篇散文，就是从他们的大量著作中精选出来的。他们以饱满的热情，朴实的笔法，生动的民族语言，描述了雪山草地的崭新面貌，千姿百态的卧龙保护区的绮丽风光，活泼可爱的熊猫生活，绚丽多彩的林海奇

景，塑造了一批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形象。作品朴实，格调明快，生活气息浓郁，民族特色突出。

目 录

小 说

- 牛王土登外传……………张世俊(3)
- 舅爷喇嘛……………苍 林(藏族)(23)
- 喀基阿爸……………雀 丹(藏族)(44)
- 迁 坟……………冬林长(羌族)(52)
- 女伴们……………王 勇(64)
- 三个驮脚汉……………白 汀(75)
- 一双红毡靴……………陈兆民(99)
- 黑河水,轻轻地说……………侯光 金吕亚(120)
- 理番藏人……………李秉中(138)
- 耿山老汉的鸡……………亚 文(154)
- 不灭的灯光……………廖 翔(167)
- 漫漫沼泽地……………麦 芒(174)

散 文

- 羌寨椒林……………朱大录(羌族)(181)
- 故乡的羌笛……………郑文泽(羌族)(186)
- 蘑菇城……………张世俊(194)

看花节的一天……泽 旺(藏族)(203)

古朴的婚礼……格喜三呖(藏族)(209)

梨乡金秋……毛万良(218)

闹春牦牛……曾国伟(224)

迭部掠影……郝冀川 聂 诚(230)

涮涮盐……潘其富(240)

三笼灯……周辉枝(244)

炮 手……刘显炯(248)

“天国”胜景……马寿宇(回族)(256)

——九寨沟游记

黄河古渡……葛 文(263)

九寨沟情思……侯 光(268)

草原牧歌……廖 翔(272)

血肠花……江 漫(275)

跳神会……江 漫(280)

小 说

By Henry
Lambert
1794

1794

牛王土登外传

张世俊

一阵并不幽雅但也不难听的琴声，乘着银白的月光，飘进放牧员桑戈洛的帐篷。她心头一怔，脸刷地红了。她偷眼瞅了瞅帐篷外边，微微皱了皱眉，头也不抬地自顾摇她的奶油分离器，咕噜噜，咕噜噜……那琴声是由一种用手指拨弹的牛角筒上发出来的，崩崩崩的很是清脆。琴声里混合着青草味，牛粪味，鲜牛奶味，还有青年男子对姑娘那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热乎乎、甜丝丝的味儿。对眼下这位埋头摇奶油分离器的、头上还没有编织起许许多多细辫儿的、二十五六岁的姑娘来说，这琴声已是多年没听见过了。要是在前些年，她准会放下摇手柄，端起一盆达拉水①，朝厚脸皮的弹琴汉泼去。特别是那个梳着油光光的大分头的泽里王界，真使人烦透了，也不知挨过多少盆达拉水！可是今晚有些儿异样，桑戈洛认定前来弹琴的人，不是那种围着姑娘裙子转的无赖汉，而是他来了，是他！三天前在赛牛会上见到的他。他还是那么机灵快活，那么傻，那么

痴；他会来的，会来把琴儿弹得崩崩响……咕噜噜，咕噜噜，桑戈洛捏着摇手柄，摇呀，摇呀，心儿痒痒地，眼前渐渐浮现出一个年轻轻的敦敦实实的意勒（小伙子），油髻髻的头发，黑灼灼的眼睛，嘴角边老挂着一丝狡黠的逗人喜欢的笑。

那是一个初冬的早晨，马蹄子踏碎亮晶晶的霜花，驮着十五岁的桑戈洛，赶了十多里路，来到喇嘛舅舅的家里。小桑戈洛叫他喇嘛舅舅，就是说舅舅早年当过喇嘛；而今舅舅担任大队统计员。草原上畜多人少，收入很高，年终分配时，这个两只肩头抬一张嘴的单身户，所分得的畜产品和现金，使他象一个阔气的富翁了。可是喇嘛舅舅有个怪脾气，是个出名的吝啬鬼，连三岁的小孩也休想吃到他的一片油炸果。人们送他一个绰号叫铜公羊，意思如同汉族人所说的铁公鸡。

太阳升得老高了，桑戈洛在舅舅帐房外边拴了马，喊了一声舅舅，进了帐房。帐房里没有回答的声音。没人回答，这并不意味着主人没在，瞧，喇嘛舅舅正盘腿坐在毯毯垫子上，半闭着眼睛掐捻胸前的佛珠。灶膛里干牛粪燃得很旺，锅里咕嘟咕嘟地煮着什么东西；灶台上还摆了把亮晃晃的铜壶。桑戈洛过去揭开锅盖一看，呵哟，里面煮了三个白生生的鸡蛋！再打开铜壶，里面

是香喷喷的上等白酒。桑戈洛的动作猝不及防，喇嘛舅舅一下子咋呼开了：“菩萨呵菩萨，这可不得了呵！等会要是有人来，你就说舅舅锅里关了三只鸟，壶里装的是毒药。桑戈洛呀，你千万要记住呵，早上刚有个馋嘴的小伙子来过了呢！”没等舅舅把话说完，桑戈洛捂住嘴巴出了帐房，一气跑了二三十丈远，这才弯着腰咯咯咯地笑出声来，哎哟哟，我怎么会这么个笑死人的舅舅！

“呜喂，鲜花一样的意姆（姑娘），这么个宁静的大草滩，几时飞来个咯咯咯的抱小鸡的鸡婆呀？”

“呵呸！抱鸡婆飞到你家佛堂上，养了个儿子是头没长角的髻毛绵羊哩！”

说完，桑戈洛捧着脸又咯咯咯地大声笑开了。她这句俏皮话显然是针对来人头上髻曲乌亮的头发说的。桑戈洛一边笑，一边从手指缝里打量来人。小伙子十七、八岁，除了一头髻发，还长了双黑灼灼的眼睛，敦敦实实的块头，骑在一头乌云一样墨黑的牦牛背上，多膘悍的牧牛人呵！再看他面前的牛群吧，黑压压一大片，头头都是一、二类膘情，比起自己放的那群牛，真不知强多少倍。常言道“夏肥冬瘦春死亡”，眼下冬春之交，牲畜有这样好的膘情不容易呀！要是参加赛牛会，稳夺团体

冠军。桑戈洛打量着牛群和他的主人，爱慕之情油然而起，但嘴里却说道：“神气的小伙子呵，你这群牛是替你阿爷赶的呢，还是替你阿爸赶的？”

“阿拉拉，叫我怎样回答你呢，鲜花一样的意姆呵，我土登吉美是替我阿爷的孙子赶的牛，是替我阿爸的儿子赶的牛呵；我们美丽的墨洼草滩既然能够养出个不长角的鬃毛绵羊，难道就养不出又肥又壮的长了角的牦牛吗？”

名叫土登吉美的牧牛人，眼里闪烁着狡黠快活的光，宽阔的嘴边挂着逗人喜欢的笑纹。桑戈洛被意勒的机灵和巧辩所折服，望着年轻的牧牛人，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她低着头，红着脸儿，心不在焉地抚摸着——头大尾巴牛。这时，土登吉美又快活地说开了：

“如果我没说错，鲜花一样的姑娘是我们统计员大叔的侄女桑戈洛，对么？你跑出帐篷咯咯咯地笑，是因为你那个喇嘛舅舅的锅里关着三只鸟，壶里装着毒药，千万揭不得盖子，对么？”

呵呸！这机灵鬼怎么什么都知道的呢？桑戈洛羞红着脸儿瞅了一眼漂亮的意勒，只见他朝喇嘛舅舅的帐房大声吆喝：

“呜喂，统计员大叔，请您出来给我的牛群点点数，我马上得赶到挤奶组去，不然母牛挨奶水胀破肚皮啦！”

话音刚落，忠于职守的统计员出了帐房，走进牛群，即尼松约②的数起数来。这时，机灵的意勒诡谲地向桑戈洛眨了眨眼睛，从牛背上跳下来，把牛鼻绳往姑娘手中一塞，一阵风似地钻进喇嘛舅舅的帐房里去了。桑戈洛给闹懵了，想去看究竟，可手中牵着的牦牛却一股劲地蹦跳，桑戈洛好不容易制服了犟牛，拴了缰绳，蹑手蹑脚来到帐篷边一看，竟使姑娘那伸着的舌头再也缩不回来了。她看见什么了？她看见那牧牛的小伙子直挺挺地躺在地上，身边歪倒着亮晃晃的铜壶。桑戈洛吓得冷汗直冒，扭脸冲牛群那边叫喊：“舅舅，快来呀，出人命啦！”喇嘛舅舅不知出了啥事，三脚两步奔过来，进了帐篷，用脚尖踢了踢意勒：“喂，土登吉美，你躺在这儿干啥呀？”

土登吉美揉了揉眼睛，象是才从死神手里逃出来似的，慌忙站起来说：“报告统计员大叔，我惹下包天大祸啦！”“啥？包天大祸！快说。”“是这样的，大叔，早上我来你家，你说锅里关着三只鸟，壶里装了毒药，我一直不相信。刚才来到屋里，揭开锅盖一看，一下子扑出来三只鸡，从天窗口飞走了。这不，锅里空空的罗！”喇嘛舅舅心里明白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。但他却假装问道：

“土登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”“当然真的！三只鸡飞走了，我心里难过，心想，我土登平生没干过

一桩坏事，把大叔的宝贝给放跑了，拿什么脸面来见您？不如喝一口毒药死了吧！若不是你大叔踢我这一脚的话，我早到阎王爷那儿报到去罗。”一问一答，弄得喇嘛舅舅哭笑不得，而聪明的小伙子，这时悄悄把一个白生生的煮鸡蛋塞进桑戈洛的衣兜，两人笑得前仰后合。笑得有多久？他俩不知道；笑得有多大声音？他俩不知道，只知道笑到后来，发现各自的双手竟然搁在对方的肩上，两张笑脸已经贴在一起了。

从那以后，桑戈洛常常把牛群赶来同土登的牛群合住一处。喇嘛舅舅的怪脾气变了，舅舅的帐房成了两个年轻人相会的地点；手抓羊肉，油炸面果，任随他俩吃个够。土登吉美倒真是顶呱呱的牧牛人，经过他的饲养，不到一个夏天，桑戈洛牛群的膘情很快地由三类上升到二类、一类，接连几年的赛牛会上，他俩的坐骑压盖群雄，每回都是土登跑第一，桑戈洛跑第二。自古以来以出产牦牛著名的墨洼草滩，如今出了这样两个有出息的年轻牧人，藏族牧民们心里多高兴呵！乡亲们夸他俩是佛爷派到人间来的牛郎和牛女。到了求爱的年龄了，每当月亮升起，牛郎骑着马儿来到牛女帐房外，把琴儿弹得蹦蹦响。他一边弹一边唱：

阿拉拉，鲜花一样的意姆，

你听我的琴声可是悠扬？

我该什么时候来接你，

才肯走出你的帐房？

我该带来什么样的礼物，

姑娘才会成为新娘？

桑戈洛听了，一颗心儿象浸泡在甜奶汁里。

她走出帐房，唱道：

阿拉拉，鬃发亮眼的意勒，

你的琴声莫不是掺了蜜糖！

母牛怀胎的时候你来接我，

我梳上细辫儿③走出帐房。

最肥最壮的牛犊是迎亲的彩礼，

到那时牛郎自会当上新郎。

多么风趣而又多么新鲜的情歌，人们都说这是阿口登巴④式的恋爱。牛郎牛女一边唱，那牛角琴儿一边响，甜蜜蜜，脆生生。

崩崩崩，崩崩崩……

这一年夏天，正当母牛怀胎的时候，鬃发亮眼的牛郎备了一张大红的毡垫，搭在一头高大的雄牛背上，还在牛耳朵上挂了许多红布绦绦，准备去迎娶他鲜花般的牛女，不巧草滩上竟出了件特别新鲜的事儿。县里准备在这片草滩上建立配种站，搞牦牛改良，征求一批放牧员进配种站当牧工。这事儿怎么不新鲜呢？公牛配母牛，天经

地义，用得着人去过问？这天晚上，公社召开社员大会，由县里来的畜牧干部宣传动员。宣传的人从杂交优势到具体操作规程都讲到了，就是没有一个人报名。男人们一边用铁夹子拔胡须，一边挤眉弄眼做怪相；女人们笼着长长的袖筒子，捂住嘴巴笑。谁愿去干这种亵渎佛爷的事？羞死人呵！这样僵持了不知多久，女人这边忽地站起一个姑娘：“我报名！”犹如晴空雷鸣，众人一片惊骇。扭头一看，是桑戈洛。呵啧啧，满会场哄笑开了，但很快地又变得死一般寂静，象是有谁喊口令似的，一双双瞪得又大又圆的眼睛，齐齐整整地从桑戈洛身上转向土登吉美。土登受不了了，猛地一下站起来：“阿呸！”冲桑戈洛唾了一口，怒冲冲地离开了会场。

土登吉美是个固执而自负的牛郎，在他心目中，墨洼牦牛是天下无二的牛种，骑上一头乌云般墨黑的纯种公牛，年年在赛牛会上充当任人欢呼的牛王，这是他最大的乐趣和理想。如今竟然兴什么配种站，专门养杂种牛，什么污七八糟的“杂交优势”竟迷上了心上的人儿，这怎不气得他七窍生烟！那天晚上他回到家里，一把扯下牛背上的大红毡垫，抄起撑帐篷的木棒，把准备迎亲的公牛，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，牛耳朵上的红布络络也给扯了。从第二天起，他见了桑戈洛就